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五十六回 狄員外納妾代庖 薛素姐毆夫生氣

妒婦尋常行處有，狠毒同獅吼。 擊殘溺器碎揉花，即使恁般奇絕不如他。
此是峨眉爭愛寵，不覺心情懂。
最奇吃醋到公房，抵死怕添丁分產狠分張。

——右調《虞美人》

狄員外陪著狄希陳坐完了監，看定了日子起身。童七家預先擺酒送行，借了調羹做菜。狄員外將前後房錢都一一找算清結。將合用的傢伙，借用的，都一一交還，並無失損。將自己買添的並多餘的煤米，都送了童奶奶用。童七回送了三兩贖儀、兩匹京綠布、一十沉速香、二百個角子肥皂、四斤福建餡糖。狄員外返璧了那贖儀，止收了那四樣的禮。狄員外又與玉兒二錢銀子，一條半大的手巾。狄希陳梯已送了寄姐一對玉瓶花、兩個絲綢汗巾；寄姐回送了狄希陳一枝烏銀古折簪。童奶奶賞了狄週三錢銀，賞了調羹一雙紅段子褲腿、三尺青布鞋面。

狄員外僱了四個長騾。那時太平年景，北京到繡江明水鎮止九百八十里路，那騾子的腳價每頭不過八錢；路上飯食，白日的飯，是照數打發，不過一分銀吃的響飽，晚間至貴不過二分。夜住曉行，絕無阻滯。若是短盤驢子，長天時節，多不過六日就到；因是長生口，所以走了十日方才到家。

狄員外合狄希陳在前，調羹在後，狄週還在外邊看卸行李。進到中門裡邊，不見狄老婆子的模樣，只有狄周媳婦接著出來。狄員外爺兒兩個一齊問說：「娘哩？」狄周媳婦回說：「在屋裡哩。」狄員外心裡想道：「不好，這是知道調羹的事了。」口裡問說：「怎麼在屋裡？身上不自在麼？」一邊隨即進去。只見老狄婆子也沒梳頭，圍著被在牀上坐的，說道：「來了罷？盼望殺人！路上不十分冷麼？」狄員外朝著牀作了個揖，狄希陳磕了頭，然後調羹叩見。狄員外說：「這是咱買的個做飯的，叫是調羹。」老狄婆子把臉沉了一沉，旋即就喜歡了。狄員外問說：「你是怎麼身上不自在？從幾時沒起來？」狄婆子道：「我沒有甚麼不自在，就只這邊的胳膊合腿動不的。」狄員外說：「這是受了氣了，為甚麼不早擗個信去？京裡還有明醫，好問他求方，或是請了他來。這可怎麼處理？」狄婆子道：「你臊他怎麼？只怕待些時好了。」

狄員外坐在牀沿上，說不了的家長裡短。狄希陳到了自己那院，見門是鎖的，知道素姐往娘家去了。恰好狄周媳婦走過，狄希陳問說：「你大嫂從多爹家去了？」狄周媳婦道：「從你起身的那一日就接了家去，到今九個多月，就只住了一夜半日，把娘氣的風癱了回去，再也沒來。」狄希陳跺了兩跺腳，叫了兩聲「皇天」，又仍往狄婆子屋裡去了。狄週收了行李，也進屋裡與主母磕了頭。

狄婆子問說：「尤廚子怎麼不見他哩？」爺兒兩個齊把那九月九下雹子雷劈的事，說了一遍。狄婆子詫異極了，說道：「天老爺，這小人們知道甚麼好歹，合他一般見識？有多少那大人物，該劈不劈的哩。叫我這心裡想，有個尤廚子做飯吃罷，又買個老婆待怎麼？原來有這們的古怪事！雷劈的身上沒有字，他有字沒有？」狄員外說：「有八個大紅字。陳兒，你念念與你娘聽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尤廚子的字是『欺主凌人，暴殄天物』。狄周的字是『助惡庇凶』。」狄婆子驚問道：「怎麼狄周的身上也有字哩？」狄員外說：「狄周也著雷劈過了，是還省過來的。尤廚子劈在天井裡，狄周劈在廚屋裡。」狄婆子說：「你把他那字講講我聽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欺主凌人，是因他欺主人家，又眼裡沒有別人；暴殄天物，是說他作踐東西，拋撒米麵。狄周的字是說他助著尤廚子為惡，合他一溜子，庇護他。」狄婆子說：「這天矮矮的，唬殺我了！」

狄員外合狄希陳到家不提。再說素姐自從狄希陳上京那日，薛夫人怕他在家合婆婆嘔氣，接了他回家。薛教授因他不聽教訓，也甚是不喜歡他。他自從夢中被人換了心去，雖在自己家中，爹娘身上，比那做女兒的時節著實那強頭別腦，甚是不同，吃雞蛋，攪燒酒，也絕不象個少年美婦的家風。

明水鎮東頭有三官大帝的廟宇，往時遇著上、中、下三元的日子，不過是各莊的男子打醮祭賽、享福受胙而已。近來有了兩個邪說誣民的村婦，一個叫是侯老道，一個叫是張老道。這兩個老歪辣專一哄騙人家婦女上廟燒香，吃齋念佛，他在裡邊賴佛穿衣，指佛吃飯，乘機還幹那不公不法的營生。除了幾家有正經的宅眷禁絕了不許他上門，他便也無計可施，其餘那混帳婦人，瞞了公婆，背了漢子，偷糧食作齋糧，捐簪環作佈施。漸哄得那些混帳婦人聚了人成群合隊，認娘女，拜姊妹，舉國若狂。這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聖節、地官大帝的生辰，這老侯、老張又斂了人家佈施，除克落了剩的，在那三官廟裡打三晝夜蘭盆大醮；十五日夜裡，在白雲湖內放一千盞河燈。不惟哄得那本村的婦女個個出頭露面，就是那一、二十里外的鄰莊都挈男拖女來觀勝會。

素姐住在娘家，那侯道、張道怕那薛教授的執板，倒也不敢上門去尋他；他卻反要來尋那二位老道，狠命的纏薛夫人要往三官廟裡看會、白雲湖裡看放河燈。薛夫人道：「這些上廟看會的都不是那守閨門有正經的婦人。況你一個年小女人，豈可輕往廟裡去？」素姐說：「娘陪了我去，怕怎麼的？」薛夫人道：「我雖是七八十的老婆子，我害羞，我是不去的！再要撞見你婆婆，叫他說道：『好呀！接了閨女家去是圖好上廟麼？』你婆婆那嘴，可是說不出來的人？」素姐說：「娘不合我去，罷，我自己合俺爹說去。」薛夫人道：「你說去，且看你爹叫你不去呀不。就是你爹叫你不去，我也說他老沒正經，不許你去！」

素姐擱著那嘴好怪驢的一般。姓龍的說道：「怕怎麼的？孩子悶的慌，叫他出去散散心。在婆婆家以行動不的，來到娘家又不叫他動彈，你逼死他罷！那人山人海的女人，不知多少鄉宦人家的奶奶、官兒人家的小姐哩。走走沒帳，待我合他說去。」薛夫人道：「極好！只怕你說，他就叫他去也不可知。」龍氏叫小玉蘭：「你到鋪子裡請爺進來。」玉蘭出去說道：「後頭請爺哩。」薛教授只道是薛夫人說甚麼要緊的話，慌忙進來問薛夫人：「你待說甚麼？」薛夫人道：「我沒請你。誰請你去來？」玉蘭道：「俺龍姨待合爺說句話。」薛夫人曉得是說這個，口裡沒曾言語。薛教授道：「他待說甚麼？他有甚麼好話說！」薛夫人道：「他打哩有好話說可哩，你到後頭看他說甚麼。」

薛教授走到後邊，龍氏不慌不忙從廚房裡迎將出來，笑容可掬的說道：「我有句話合你說：素姐姐這幾日通吃不動飯，你可也尋個人看他看。他嫌悶的慌，他待往三官廟裡看看打醮的哩。你叫他去走走罷。」薛教授道：「你娘必定不合他去，可叫誰合他去哩？」龍氏道：「叫兩個媳婦子跟了他去。你要不放心，我合他去也罷。」薛教授道：「還是你合他去好。」

龍氏喜得那心裡不由的抓抓耳朵，撓撓腮的。素姐在後門外逼著聽，也甚是喜歡。薛教授說龍氏道：「你看，那臉上的灰也不擦擦。」龍氏拿著袖子擦那臉上。薛教授道：「你靠近些，我替你擦擦。」龍氏得意的把頭搖了兩搖，仰著臉走向前來等著擦灰。薛教授就著勢，迎著臉括辣一個巴掌，一連又是兩個，罵說：「我把你這個賊臭奴才……甚麼不是你鼓令的！小女嫩婦的，你挑唆他上廟！你合他去罷！」薛教授道：「賊嘴的奴才！該說的，你娘豈有不說，叫你說哩！」

薛夫人聽見後頭嚷亂，走到後邊。薛教授道：「這賊嘴臭奴才，他待合小素姐往廟裡看打醮的，說是你叫他合我說來！」薛夫人道：「是我叫他合你說來。素姐合我說待往廟裡去，我沒許他。素姐待自家合你說去。我說：『就是你爹老沒正經許你去，我也不許你去！』姓龍的說：『走走沒帳，待我合他說去！』我說：『極好！只怕你說，他就叫他去也不可知的事。』他就支使小玉蘭往外頭叫你去了。你聽不聽罷了，打他做甚麼？他也好大的年紀了，為這孩子開手打過三遭了。可也沒見你這們個老婆，一點道理不知，又不知道甚麼眉眼高低，還站著不往後去哩！」

素姐見看打了龍氏，知道往廟裡去不成的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俺爹拉我不上，我也沒臉在家住著，我待回去看看俺婆婆哩。」薛夫人道：「你聽他哩！他可不是想婆婆的人，怎麼？這到家不知算計待作甚麼孽哩！別要叫他家去。」薛教授

道：「他說出這們冠冕的題目來，怎麼好攔他？也只是待跟了他婆婆往廟裡去。他到了他家，叫去不叫去，咱可別要管他。」叫了薛三省娘子送到家中。薛三省娘子再三攬掇著到了婆婆屋裡，使性蹦氣的磕了兩個頭，回自己的房裡來了，吃了晚飯，睡了一夜。

明日起來，正是七月十五，素姐梳洗已畢，吃了早飯，打扮的甚是風流。叫玉蘭跟著，順路一邊走，一邊使玉蘭對狄婆子道：「俺姑待往三官廟去看打醮哩。」狄婆子說：「少女嫩婦的，無此理，別要去。」素姐揚揚不彩，竟自出門，同玉蘭步行而往。又叫狄周媳婦趕上攔阻他。不惟不肯回來，且說：「你叫他休要扯淡，情管替他兒生不下私孩子！」狄周媳婦回來說了，把狄婆子已是氣的發昏。

他在廟裡尋見了候、張二位老道，送了些佈施，夾在那些柴頭棒仗的老婆隊裡，坐著春凳，靠著條桌，吃著麻花、饊枝、捲煎饊饊，喝著那川芎茶，掬著那沒影子的話。無千大萬的醜老婆隊裡，突有一個妖嬈佳麗的女娘在內，引惹的那人就如蟻羊一般。他旁若無人，直到後晌，又跟了那狄婆娘，前邊導引了無數的和尚道士，鼓鈸喧天，往湖裡看燈，約有二更天氣，一直竟回娘家，還說：「你們不許我去，我怎麼也自己去了！」

狄婆子、薛教授兩下裡氣的一齊中痰，兩家各自亂哄，灌救轉來，都風癱了左邊的手腿。薛教授與狄婆子同是七月十五日起，半夜得病，從此都不起牀。婆婆因他氣成了癱症，他也從不曾回去看婆婆。只有薛夫人和兩個管家娘子時常來往問候。

直至狄希陳這日從京中回家，薛夫人使了薛三省媳婦送他來到，好歹勸著見了見狄員外合狄婆子。也不問聲安否，也不說句家常話，竟回自家房內。狄希陳就象戲鐵石引針的一般，跟到房中。久別乍逢，狄希陳不勝縷戀，素姐雖還不照往時嚴聲厲色，卻也毫無軟款溫柔。狄希陳盡把京中買了來的連裙繡襖、烏綾首帕、蒙紗膝褲、玉結玉花、珠子寶石、扣線皮金、京針京剪，擺在素姐跟前進貢。素姐著盡收了，也並不曾有個溫旨；只是這一晚上不曾趕逐，好好的容在房中睡了。狄希陳也並不敢提問娘是因甚得病。

薛教授是不能起牀，薛夫人是個不戴巾的漢子，薛如卞又是個少年老成，媳婦連氏又甚是馴順，龍氏也不甚跳樑，薛三省合薛三槐兩個也都還有良心，布鋪的貨又都是直頭布袋，倒也還不十分覺苦。只是狄員外是個莊戶人家，別人又無甚生意，間壁的客店不過戲而已矣。狄希陳是個不知世務的頑童，這當家理紀，隨人待客，做莊農、把家事都靠定了這狄婆子是個泰山，狄員外倒做了個上八洞的純陽仙子。這狄婆子睡在牀上，動彈不得，就如塌了天的一般。

狄周是尤廚子的合伙，教天雷壁死的人，豈是個忠臣？他那娘子雖也凡百倚他，但不知其婦者視其夫，這等一個狄周「刑於」出甚麼好妻子來？只是當初有這樣一個雷厲風行的主母，他還不敢妄為；如今主母行動不得，他還怕懼何人？

幸得這個調羹絕不象那京師婦人的常態：第一不饑，第二不盜，第三不淫，第四愛惜物件，第五勤事主母，第六不說舌頭，第七不裡應外合，第八不倚勢作嬌，第九不偷閒懶惰，第十不百拙無能。起先初到的時節，狄婆子也不免有些拈酸吃醋之情，雖是勉強，心裡終是不大快活，密問狄希陳，知道狄員外與他一毫沒帳；又聞得童奶奶許多的好言，又因他有這十件好處；起先這狄婆子病了，上前伏事，都是巧姐應承，自從有了調羹，就替了巧姐一半，除做了大家的飯食，這狄婆子的茶水都是調羹照管，狄婆子故意試他，把那銀錢付托與他收管。過十朝半月，算那總撒，分文不差。故意尋他不是，傷筋動骨的罵他，他也絕無使性。這等寒夜深更，半宿的伺候，夜間起來一兩次的點燈扶著解手，頓茶煎藥，與巧姐爭著向前，也絕不抱怨。狄婆子不止一日，屢屢試得他是真心，主意要狄員外收他為妾。狄員外略略的謙了一謙，也再拜登受。狄婆子叫人在重裡間與他收拾臥房，打了煤火熱炕，另做了鋪陳，新制了紅絹襖褲，又做了大紅上蓋衣裳，擇了吉日，上頭成親。

狄希陳倒也似有如無的不理，只是素姐放下臉來，發作說道：「沒廉恥老兒無德！鬢毛也都白了，乾這樣老無廉恥的事！爺兒兩個伙著買了個老婆亂穿靴，這們幾個月，從新又自己占護著做小老婆！桶下個孩子來，我看怎麼認！要是俺的孩子，分俺的家事，這也還氣的過；就是老沒廉恥的也還可說。只怕還是狄周的哩！」

這話都句句的聽在狄員外耳朵，狄員外只叫別使狄婆子知道，恐他生氣著惱。又虧不盡調羹有個大人的度量，只當是耳邊風一般。狄周娘子故意把話激他，他說：「憑他，有氣力只管說，理他做甚麼？你知道有孩子沒有孩子？待桶下孩子來再辨也不遲。」

只素姐惟恐調羹生了兒子奪了他的家私，晝夜只是算計，幾次乘公公睡著時，暗自拿了刀要把公公的雞巴割了，叫他絕了俗不生兒子，免奪他的產業，又好做了內官，再掙家事與他。虧得天不從人，狄員外每次都有救星，不得下手。又千方百計處置調羹。狄員外惟恐家醜外揚，千萬隻有一個獨子，屈心忍耐。

這狄婆子平日性子真是雷厲風行、斬釘截鐵的果斷，叫他得了這們動彈不得的病，連自己溺泡尿，屙泡尿，都非人不行。狄員外不曾回來的時節，嫌丫頭不中用；巧姐又還身小人薄；狄周媳婦，一來又要抱怨，二來又要迴避他，怕他對了漢子敗壞；媳婦素姐這通是不消提起的了；所以也甚是苦惱。自從有了這調羹進門，這些一應服侍，全俱倚仗他。他起五更睡半夜與主母梳頭、纏腳、洗面、穿衣、端茶、撥飯，再也沒些怨聲，說道：「娘，你身上又沒甚別的病，不過是這半邊的手腳不能動彈；我當面問安了一把醉翁椅，上面厚鋪了褥子。」每日替他光梳淨洗，穿著了上蓋衣裳。他的身量又大，氣力又強，清晨後晌，輕輕的就似抱孩子一般。三頓吃飯，把桌子湊在椅前，就象常時一樣與狄員外、狄希陳同吃。外邊的事，狄婆子也可以管得著，也可以看得見，去了許多悶氣，便就添了許多飯食。狄婆子說：「千虧萬虧，虧不盡尋了這個人，只怕也還可以活得幾年。若不是這等體貼，就生生的叫人別變死了！」

又待了許久，狄婆子見的調羹至誠忠厚，可以相托，隨把家事與房中箱櫃的鑰匙盡數都交付他掌管。他雖也不能如主母一了百當，卻也不甚決裂。凡事俱先到主母前稟過了命，他依了商議行去，也算妥貼。且是薛如兼一過新年，與巧姐俱交十六歲，薛夫人恐怕巧姐跟著素姐學了不好，狄婆子又因自己有病，一家要急著取親，一家要緊著嫁女，狄婆子自己不能動手，全付都是調羹料理。

家中有了這等一個得用的人，狄婆子也不甚覺苦，狄員外也不甚著極。只是素姐氣得腹脹如鼓，每日間，奴才老婆，即是稱呼；歪辣淫婦，只當平話。且說：「把我的家財都抵盜貼了漢子。」又說：「公公寵愛了他縱容他，把我個強盜般的婆婆生生被他氣成癱瘓，與我百世之仇；我不是將他殺害，我定是將他藥死！」又說：「他挑唆那病老婆把家財都賠嫁了那個小淫婦，到後來養活發送，我都要與那小窠子均出，偏了一些，我也不依！」與巧姐做的八步大牀、描金衣櫃、雕花門桌都用強將自己賠嫁的舊物換了他新的。狄員外都瞞了婆子，只得與巧姐另做。因那大牀無處另買，別了二十兩銀子，問他回了出來。

一日，調羹在房裡與狄員外商議，說他奪換巧姐的妝奩：「如今要打首飾，做衣裳，他若都奪得去了，一來力量不能另制，二則日期也迫，不如悄悄合娘說聲，或在相家舅舅那邊，或在崔姨娘那裡，托他置辦停當。等鋪牀的吉日，不消取到裡邊，就往外邊擺設了去。」狄員外道：「這也卻好。不然，那得這許多淘氣。」不料房中密語，窗外有人，句句都被他聽得去了，不消等是轉背，就在窗外發作起來，罵說：「扯扶淡的臭淫婦！臭歪辣骨私窠子！不知那裡拾了個坐崖豆頂棚子的濫貨來家，『野雞戴皮帽兒充鷹』哩！我換不換，累著那臭窠子的大扶事！你挑唆拿到別處去做去，你就拿到甚麼相家、駱駝家，我就跑不將去拿了來麼？我倒一個眼睜著，一個眼閉著，容過你去罷了，你到來尋我！我要看體面，等著老沒廉恥的挺了腳，我賣你這淫婦！我要不看體面，我如今提留著腳叫個花子來賞了他去！」

狄員外合狄婆子，一個氣的說不出話來，一個氣得抬不起頭來。這調羹歡喜樂笑的道：「這娘不是沒要緊，生那閒氣做甚麼？這風子的話也入得人耳朵麼？為甚麼合風子一般見識？有爹有娘的，這嫁妝還說是換；你公母兩個氣的沒了，楞說連換也不消換了。」狄婆子聽了調羹這話，倒也消了許多的氣。素姐在窗外站著，大罵小罵，站的害腿疼了，回到自己屋裡，坐在椅上，數落著找零。

卻說狄希陳真是個不識眉眼高低、不知避凶趨吉的呆貨！那母虎正在那裡剪尾發威張爪撲人的時候，你躲藏著還怕他尋著你

哩，他卻自家尋進房內！一隻腿剛剛跨進房門，這素姐起的身，一個搜風巴掌打在狄希陳臉上，外邊的人都道是天上打了個霹靂，都仰著臉看天；聽見素姐罵說：「你這賊雜種羔子！你就實說，你或是拾或是買的？或是從覓漢短工羅的？你就實說，我就安分罷了；你要不實說，我不依！」

狄希陳忍著疼，擦著眼，逼在那門後頭牆上，聽著素姐罵，一聲也不敢言語。素姐又一連兩個巴掌，罵說：「我把你這秦賊忘八羔子……苟疙瘡堵住你嗓子了？問著你不言語！你要是自己桶答下來的，拿著你就當個兒，拿著我就當個媳婦兒。為甚麼倒把家事不交給你，倒交個雜毛賊淫婦掌管，叫他妝人？你那種子不真正罷了，可為甚麼騙了好人家的閨女來做老婆？俺薛家那些兒辱沒你？你沒娶過我門來，俺兄弟就送了你兒的一個秀才。你那兒戴著頭巾，穿著藍衫，搖擺著支架子，可也該尋思尋思，這榮耀從那裡來的！如今倒恩將仇報，我換件把嫁妝，我就有不是了？我聽說尋個秀才分上得二百兩銀子哩！賊忘八羔子！你就好好的問你爹要二百兩銀子給我才罷！要不，照著小巧妮子的嫁妝，有一件也給我一件！再不，叫你爹也給俺小冬子個秀才，我就罷了！」狄希陳越趨著腳才待往外走。素姐說：「賊忘八羔子！你敢往那去！」狄希陳揉著眼道：「我可問爹要銀子給你去。」素姐說：「你且站著，我氣還沒出盡哩！等我消了氣，你就把二百兩銀子交到我跟前，少我個字腳兒，我合你到學道跟前講講！」

卻說素姐的言語，又不是輕低言悄語說的，那一句不到狄員外兩口子的耳內？就是泥塑木雕的人也要有些顯應。況且要好的人家有氣，只是暗忍，不肯外揚。狄老頭也就將次生病，狄婆子越發添災。後來還不知怎生結局，再看後來衍說。